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景岳全書卷十七、八

詳校官太醫院吏目臣宋　桂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　葵

謄録監生臣江　晉

景岳全書卷十七

明 張介賓 撰

飲食

經義

平人氣象論曰平人之常氣稟於胃胃者平人之常氣也人無胃氣曰逆逆者死○人以水穀為本故人絶水穀則死脉無胃氣亦死所謂無胃氣者但得真臓

脉不得胃氣也

營衛生會篇曰人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以傳於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其清者為營濁者為衛營在脉中衛在脉外

五味篇曰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入一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

平人絶穀篇曰腸胃之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後後二升半一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

五升而留水穀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精氣津液皆盡故也

六節藏象論曰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刺節真邪論曰真氣者所受於天與穀氣并而充身也

經脉别論曰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食氣入

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脉脉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脉輸精於皮毛毛脉合精行氣於腑腑精神明留於四臟氣歸於權衡權衡以平氣口成寸以決死生○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臟陰陽揆度以為常也

口問篇曰穀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

營氣篇曰營氣之道内穀為寶穀入於胃乃傳之肺流

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

病能論曰食入於陰長氣於陽

陰陽應象大論曰水穀之寒熱感則害於六腑○形不

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

五臟別論曰胃者水穀之海六腑之太源也五味入口

藏於胃以養五臟氣

至真要大論曰五味入胃各歸於喜攻酸先入肝苦先

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久而增氣物化

之常也氣增而久夭之由也詳諸氣門治氣條中

藏氣法時論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

宣明五氣篇曰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血病無

多食鹹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

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九鍼論曰病在骨無食
鹹病在血無食苦

五味篇曰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腎病禁甘肺
病禁苦

五味論曰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鹹走血多食之令人
渴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
嘔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

生氣通天論曰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

味是故味過於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絶味過於鹹大骨氣勞短肌心氣抑味過於甘心氣喘滿色黑腎氣不衡味過於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味過於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是故謹和五味骨正筋柔氣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則氣骨以精謹道如法長有天命

五臓生成篇曰多食鹹則脉凝泣而變色多食苦則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則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則肉胝䐢而唇揭多食甘則骨痛而髪落

刺法論曰欲令脾實氣無滯飽無久坐食無太酸無食一切生物宜甘宜淡

靈蘭秘典論曰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

痺論曰飲食自倍腸胃乃傷

太陰陽明論曰飲食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陰受之則入五臟詳脾胃門

本病論曰飲食勞倦即傷脾

邪氣臟腑病形篇曰形寒寒飲則傷肺○腎脈微緩為

洞洞者食入還出

刺志論曰穀盛氣盛穀虛氣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穀入多而氣少此謂反也穀不入而氣多此謂反也穀入多而氣少者得之有所脫血濕居下也穀入少而氣多者邪在胃及與肺也

脉解篇曰少陰所謂惡聞食臭者胃無氣故惡聞食臭也

論證共五條

凡飲食傷脾之證有寒傷有熱傷有暫病有久病有虛證有實證但熱者暫者實者人皆易知而寒者久者虛者人多不識如今人以生冷瓜果致傷胃氣而為瀉為痢為痛之類者人猶以為火證而治以寒涼者是不識寒證也有偶因停滯而為脹為痛者人皆知其實也然脾胃強壯者即滯亦易化惟其不能化者則最有中虛之證故或以不食亦知饑少食即作脹或以無饑無飽全然不思飲食或以胃虛兼嘔而腹

㵳膨膨或以火不生土而時食時吐或中氣不化則
胸喉若有所哽而本非飲食之滯者或困病致傷胃
氣則久不思食而本非中㵳之病者且胃病於暫者
多實脾病於久者多虛時醫於此無論邪正久暫鮮
有不用開胃消導等劑是不知虛證也盖脾胃之職
原以化食為能今既不能化食乃其所能者病而尚
可専意尅伐以害其能乎且凡欲治病必須先藉胃
氣以為行藥之主若胃氣實者攻之則去而病常易

愈此以胃氣強而藥力易行也胃氣虛者攻亦不去此非藥不去病也以胃氣虛弱攻之則益弱而藥力愈不能行也若久攻之非惟藥不能行必致元氣愈傷病必愈甚盡去其能必於死矣矧體質貴賤尤有不同凡藜藿壯夫及新暴之病自宜消伐惟速去為善若以弱質弱病而不顧虛實槩施欲速攻治之法則無不危矣

一傷食者必惡食

一素喜冷食者内必多熱素喜熱食者内必多寒故内寒者不喜寒内熱者不喜熱然熱者嗜寒多生中寒寒者嗜熱多生内熱此内經所謂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夭之由也故凡治病養生者又當於素禀中察其嗜好偏勝之弊

一飲食致病凡傷於熱者多為火證而停滞者少傷於寒者多為停滞而全非火證大都飲食之傷必因寒物者居多而温平者次之熱者又次之故治此者不

可不察其所因

一偶病之人多有非食而疑食者曰某日曾食某物或某肉某麪其日即病醫者不論虛實但聞此言且見胃口不開必先治食夫未病之人誰有不食豈必預為停食而待病至者斯可信其無食乎及其病也則或因勞倦或因風寒或因七情病發不測而且無脹無滯與食何干藥不對病而妄行剝削必反增病此斯道中之莫須有也由此推之則凡無據無證而妄

指胡猜者皆其類也良可慨矣

論治共十一條

凡治飲食暫傷者亦當辨虛實若停滯中焦或脹或痛者此實證也當先去其食宜大和中飲主之然去食莫先於理氣又惟排氣飲為佳○若所停猶在上焦莫若用吐為捷法或用吐劑亦可○若食停下焦痛極脹者須下而去之宜神祐丸或備急丸或赤金豆○若偶傷生冷或油濁不堪等物以致吐瀉脹痛

而邪氣實者宜抑扶煎若無寒氣者以本方去吳茱
萸煎服或用排氣飲和胃飲俱佳若痛脹不止者宜
神香散兼用之

一飲食傷脾而吐瀉已甚者但察其無中滿無腹痛而
惟嘔惡不能止此其食物必已盡去而以中氣受傷
大虛而然或其人困倦不寧少氣多汗六脉豁大無
神者宜理中湯五君子煎或溫胃飲之類主之○若
吐甚極虛者宜四味回陽飲瀉甚虛極者宜胃關煎

○凡大吐大瀉之後多為腹脹若但外脹而內不覺脹或惡聞食氣不欲飲食者皆脾氣大虚之候速宜用前温補諸法調治之

一凡少年小兒輩多有縱肆口腹以致胃氣不清或時微脹或時疼痛或膨膨然不思飲食此皆傷脾而然而實亦食滯使然也滯多者宜和胃飲滯少者宜枳术丸或芍藥枳术丸日漸服之仍節飲食自可全愈

一凡失饑傷飽損及脾胃多令人胸膈痞悶不能消化

飲食少思口中無味或噯氣吞酸神體困倦此皆脾氣受傷中虛而然宜木香人參枳朮丸或大健脾丸去黃連主之其虛甚者宜理中湯或溫胃飲○若虛在下焦而陰中無陽不能生土者惟理陰煎加減主之為善

一病後胃口不開飲食不進者有二證盖一以濁氣未淨或餘火未清但宜以小和中飲加減主之○一以脾胃受傷病邪雖去而中氣未復故或有數日不能

食或旬日不能開或胸喉中若有所哽如梅核氣者此中本無停積但以陽氣未舒陰翳作滯胃氣太虛不能運化而然輕則温胃飲甚則必加人參附子但使陽氣得行胃口自開也

一凡飲酒致傷者多宜除濕利水若或傷氣亦宜間用人參然其證有三不可不辨○一以酒濕傷脾致生痰逆嘔吐胸膈痞塞飲食減少者宜葛花解酲湯胃苓湯五苓散之類主之○一以酒熱傷陰或致發熱

動血者宜黃芩芍藥湯清化飲徙薪飲之類主之○

一以酒質傷臟致生泄瀉不已若氣強力壯者惟五苓散胃苓湯之類皆可除濕止瀉若因濕生寒以瀉傷陰致損命門陽氣者非胃關煎及五德丸九炁丹之類不可

一怒氣傷肝則肝木之氣必侵脾土而胃氣受傷致妨飲食此雖以肝氣之逆然肝氣無不漸散而脾氣之傷則受其困矣此所以不必重肝而重當在脾也故

凡遇此證但當察其逆滯之有無如無脇痛脹滿等證則不必疏氣單宜以養脾益氣為主如五味異功散歸脾湯之屬是也或於補養藥中少加烏藥青皮白豆蔻以佐之亦可

一凡時食時吐或朝食暮吐等証詳載反胃門

一善食而瘦者多因有火然當察火之微甚微火者微清之如生地芍藥丹皮沙參麦冬石斛竹葉地骨皮黄芩知母細甘草之屬是也若火甚者或隨食隨饑

隨飲隨渴或肌膚燥熱二便濇結則石羔黃連梔子黃芩龍膽草苦參之屬所不可免此當察其三焦五臟隨所在而治之然陽盛者陰必虛如一陰煎二陰煎四陰煎之屬皆當擇而用也○一不能食而瘦者必其脾胃虛弱不能健運而然故或為噯氣吞酸痞滿不饑等證宜四君子湯歸脾湯○若兼寒者宜五君子煎養中煎理中湯○其命門火衰者宜右歸飲右歸丸八味地黃丸之類主之

一凡喜食茶葉喜食生米者多因胃有伏火所以能消此物余甞以清火滋陰之藥愈此者數人蓋察其脉證有火象故隨用隨效也○又有喜食炭者必其胃寒而濕故喜此燥澁之物亦當詳察脉證宜以健脾温胃為主

一飲食所傷治當從類如麥芽神麯能消米麪之積砂仁厚朴蘿蔔子阿魏能消肉食之積山查枳實能消瓜果之積凡因濕者宜治以燥如半夏蒼朮草果澤

瀉之屬因寒者宜治以熱如薑桂吳茱萸肉豆蔻之屬因熱者宜治以寒如芩連梔子青皮之屬氣滯者當行其氣宜木香烏藥香附白芥子之屬血滯者當行其血宜桃仁紅花蘇木玄胡之屬食聚積堅行散不易者宜巴豆大黄三稜蓬术之屬凡治食積所停古法不過如此雖然此不過言其大概耳至若淺深虛實貴酌權宜凡欲攻有形須從乎味欲散凝滯須從乎氣未有氣行而食不隨者則此中之氣味通變

又自有相濟之妙故不可以膠柱也○一食停小腹

治按詳心腹痛門當參閱之

論脾胃三方

人賴脾胃為養生之本則在乎健與不健耳而脾胃三

方如潔古之枳术丸東垣之平胃散及補中益氣湯

俱當今之相傳以為準繩者也夫所謂平胃者欲平

治其不平也此東垣為胃強邪實者設故其性味從

辛從燥從苦而能消能散惟有滯有濕有積者宜之

今見方家每以此為常服健脾之劑動輒用之而不察可否其誤甚矣

一潔古枳朮丸以白朮為君脾得其燥所以能健然佐以枳實其味苦峻有推牆倒壁之功此實寓攻於守之劑惟脾氣不清而滯勝者正當用之若脾氣已虛非所宜也今人不察相傳為補脾之藥而朝吞暮餌或以小兒瘦弱而製令常服則適足以傷其氣助其瘦耳用宜酌也

一補中益氣湯乃東垣獨得之心法葢以脾胃屬土為水穀之海凡五臟生成惟此是頼者在頼其發生之氣運而上行故由胃達脾由脾達肺而生長萬物滋溉一身即如天地之土其氣皆然凡春夏之土能生能長者以得陽氣而上升升則向生也秋冬之土不生不長者以得陰氣而下降降則向死也今本方以升柴助升氣以參耆歸朮助陽氣此東垣立方之意誠盡善矣第肺本象天脾本象地地天既交所以成

泰然不知泰之前猶有臨臨之前猶有復此實三陽之元始故余再製補陰益氣煎正所以助臨復之氣庶乎得根本之道而足補東垣之未盡也○又補中益氣湯之用原為補中扶陽而設然補陽之義則亦有宜否之辨用者不可不知如東垣用此以治勞倦內傷發熱等證雖曰為助陽也非發汗也然實有不散而散之意故於勞倦感寒或陽虛痎瘧及脾氣下陷等證則最所宜也若全無表邪寒熱而但有中

氣虧甚者則升柴之類大非所宜何也盖升柴之味皆兼苦寒升柴之性皆專疏散雖曰升麻入脾胃柴胡入肝膽能行清氣上升然惟有邪者固可因升而散之使或無邪能不因散而愈耗其中氣乎即曰此湯以補劑為主而惟藉升柴以引達清氣不知微虚者猶可出入大虚者必難假借當此之時即純用培補猶恐不及而再兼疏泄安望成功且凡屬補陽之劑無不能升正以陽主升也用其升而不用其散斯

得補陽之大法此中自有玄機又奚必升柴之是賴乎故寇宗奭極言五勞七傷之大忌柴胡者是誠絕類之真見而李時珍復又非之余亦何容再辯哉然理有一定孰能越之茲余單揭其要曰能散者斷不能聚能泄者斷不能補而性味之苦寒者亦斷非扶陽之物只此便是斷案而紛紛之議或可判矣故於諸證之中凡其不宜用此者則有不可不察如表不固而汗不斂者不可用外無表邪而陰虛發熱者不

可用陽氣無根而格陽戴陽者不可用脾肺虛甚而氣促似喘者不可用命門火衰而虛寒泄瀉者不可用水虧火亢而吐血衄血者不可用四肢厥逆而陽虛欲脫者不可用總之元氣虛極者毫不可泄陰陽下竭者毫不可升真火虧敗者毫不可用清涼今人但知補中益氣湯可以補虛一概尚之而不知病當緊急則此時幾微關係判於一舉指之間而纖微不可紊誤者正此類也余亦安能以筆盡哉

述古共四條

王太僕曰內格嘔逆食不得入是有火也病嘔而吐食入反出是無火也

李東垣曰胃中元氣盛則能食而不傷過時而不饑脾胃俱旺則能食而肥脾胃俱虛則不能食而瘦或少食而肥雖肥而四肢不舉蓋脾實而邪氣盛也又有善食而瘦者胃伏火邪於氣分則能食脾虛則肌肉削即食㑊也脾病則怠惰嗜臥四肢不收大便泄瀉

脾既病則不能與胃行津液故亦從而病焉大抵脾胃虛弱陽氣不能生長是春夏之令不行五臟之氣不生脾病則下流乘腎土尅水則骨乏無力是為骨蝕令人骨髓空虛足不能履地是陰氣重疊此陰盛陽虛之證大法云汗之則愈下之則死若用辛甘之藥滋胃當升當浮使生長之氣旺言其汗者非正發汗也為助陽也

王節齋曰人之一身脾胃為主胃陽主氣脾陰主血胃

司受納脾司運化一納一運化生精氣津液上升糟粕下降斯無病也人惟飲食不節起居不時損傷脾胃胃損則不能納脾損則不能化脾胃俱損納化皆難元氣斯弱百邪易侵而飽悶痞積關格吐逆腹痛瀉利等證作矣故潔古製枳朮之丸東垣發脾胃之論使人常以調理脾胃為主後人稱為醫中王道厥有旨哉

薛立齋曰凡傷食飽悶痞塞不消若脾胃素實止因倍

食暴傷而患者宜用神麯山查葷消耗之否則當慎也東垣曰脾胃之氣壯則多食而不傷過時而不饑若脾氣虛弱不能腐化者宜培補之若脾胃虛寒者宜温養之若命門火衰者宜温補之大凡食積痞塊證為有形所謂邪氣盛則實真氣奪則虛惟當養正則邪積自除矣雖云堅者削之客者除之若胃氣未虛元氣尚實乃可用也或病久虛羸或元氣素弱者亦當固本為主而佐以消導不然反致痞滿不食而

益其病矣又曰若傷性熱之物者用二陳加黃連山查傷濕麵之物者用二陳加神麯麥芽傷米食用六君加穀蘖傷麵食者用六君加麥芽傷肉食者用六君加山查傷魚腥者用六君加陳皮傷黍角炊飯者用六君倍加神麯若物已消而瀉未愈者此脾胃受傷也宜用六君子若飲食減少食而難化者屬脾胃虛寒也加炮薑木香肉果不應加五味吳茱萸補骨脂脾腎虛寒者須服八味丸否則多患脾虛中滿之

證其神麯麥芽雖助戊土以腐熟水穀然麥芽一味余甞以治婦人喪子乳房脹痛欲成癰者用一二兩炒熟煎服即消其破血散氣可知矣丹溪云麥芽消腎婦人良方云神麯善下胎皆尅伐之功多而補益之功少亦不宜輕用○今有能食難化而食後反飽者乃脾氣虛弱不能腐化水穀也若服清胃平胃等劑或加熱渴嘔吐或腹脹泄瀉等證者乃是脾胃復傷急用六君子加芍藥木香炮薑補之亦有屬脾氣

鬱結者當解鬱健脾若用清涼降火以致中氣虛痞
而不食或食而反出又以為噎膈用行氣化痰者必
致不救也

飲食論列方

排氣飲 新和六　　和胃飲 新和五

大和中飲 新和七　　神香散 新和二十

抑扶煎 新熱十一　　二陳湯 和一

小和中飲 新和八　　平胃散 和十七

養中煎新熱四　大健脾丸和八五

理陰煎新熱三　理中湯熱一

四君子湯補一　五苓散和一八二

胃苓湯和百九十　五君子煎新熱六

歸脾湯補三三　溫胃飲新熱五

六君子湯補五　右歸飲新補三

右歸丸新補五　五味異功散補四

胃關煎新熱九　一陰煎新補八

補中益氣湯 補三一　　二陰煎 新補十

四陰煎 新補十二　　四味回陽飲 新熱一

五德丸 新熱十八　　九炁丹 新熱二三

八味地黃丸 補一二二　　徙薪飲 新寒四

清化飲 新因十三　　芍藥枳朮丸 新和十六

枳朮丸 和七九　　赤金豆 新攻二

葛花解酲湯 和一四　　神祐丸 攻四八

備急丸 攻五二　　黃芩芍藥湯 寒百九

木香人參枳朮丸和八二

論外備用方

人參散和一二六虛寒

啟脾丸和八六溫胃行滯

養胃進食丸和八九

茯苓飲和九三調胃進食

法製陳皮和七十

化滯調中湯和五九行滯

健脾散和六三溫中和胃

大正氣散和二四煖胃

加味二陳湯和三食鬱

和中丸和八八開胃

消食丸和九十行滯

藿香正氣散和二十寒滯

麯朮丸和二百一化食　加味枳朮丸和八三

龍腦雞蘇丸和三七二酒毒　甘露湯熱七四和胃進食

強中湯熱九三生冷傷脾　參朮健脾湯和六四行滯

温胃化痰丸熱九九寒痰　理中化痰丸熱九虛痰

丁香茯苓湯熱六四温胃進食　八味理中丸熱七

脾胃

經義

靈蘭秘典論曰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

營衛生會篇曰人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以傳於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其清者為營濁者為衛營在脉中衛在脉外

熱論曰陽明者十二經脉之長也

經脉別論曰食氣入胃散精於肝詳前飲食門

六節藏象論曰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詳前飲食門

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名曰氣能化糟粕轉味而入出者也其華在唇四白其

克在肌其味甘其色黃此至陰之類通於土氣凡十

一臟皆取決於膽也

五味篇曰穀始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於胃之兩焦以

溉五臟别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大氣之摶而不行者

積於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

入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入一故穀不入半日

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

決氣篇帝曰余聞人有精氣津液血脉余意以為一氣

耳今乃辨為六名余不知其所以然岐伯曰兩神相摶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何謂氣岐伯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漑是謂氣何謂津岐伯曰腠理發泄汗出溱溱是謂津何謂液岐伯曰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洩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何謂血岐伯曰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何謂脉岐伯曰壅遏營氣令無所避是謂脉黄帝曰六氣者有餘不足氣之多少腦

髓之虛實血脉之清濁何以知之岐伯曰精脫者耳
聾氣脫者目不明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泄液脫者骨
屬屈伸不利色夭腦髓消脛痠耳數鳴血脫者色白
夭然不澤其脉空虛此其候也帝曰六氣者貴賤何
如岐伯曰六氣者各有部主也其貴賤善惡可為常
主然五穀與胃為大海也
邪客篇曰五穀入於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為三隧
故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脉而行呼吸焉

○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脉化以為血以營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先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

平人絶穀篇曰平人胃滿則腸虚腸滿則胃虚更實更虚故氣得上下五臟安定血氣和則精神乃居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

動輸篇曰胃為五臟六腑之海其精氣上注於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來故人一呼脉再動

一吸脉亦再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

五臟別論帝曰氣口何以獨為五臟主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六腑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臟氣氣口亦太陰也是以五臟六氣之氣味皆出於胃而變見於氣口故五氣入鼻藏於心肺心肺有病而鼻為之不利也

平人氣象論曰平人之常氣禀於胃胃者平人之常氣也人無胃氣曰逆逆者死○人以水穀為本故人絕

水穀則死脉無胃氣亦死所謂無胃氣者但得真臟脉不得胃氣也所謂不得胃氣者肝不弦腎不石也

○胃之大絡名曰虚里貫膈絡肺出於左乳下其動應衣脉宗氣也盛喘數絶者則病在中結而横有積矣絶不至曰死乳之下其動應衣宗氣泄也

玉機真藏論曰五臓者皆禀氣於胃胃者五臓之本也藏氣者不能自致於手太陰必因於胃氣乃至於手太陰也故五臓各以其時自為而至於手太陰也故

邪氣勝者精氣衰也故病甚者胃氣不能與之俱至於手太陰故真藏之氣獨見獨見者病勝藏也故曰死○脾脉者土也孤藏以灌溉四傍者也善者不可得見惡者可見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如鳥之喙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四肢不舉其不及則令人九竅不通名曰重強○脉弱以滑是有胃氣形氣相失謂之難治色夭不澤謂之難已脉實以堅謂之益甚脉逆四時為不可治必察四難

而明告之

陰陽別論曰所謂陰者真藏也所謂陽者胃脘之陽也別於陽者知病處也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

生氣通天論曰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宫傷在五味是故味過於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絶味過於鹹大骨氣勞短肌心氣抑味過於甘心氣喘滿色黑腎氣不衡味過於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味過於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是故謹和五味骨正筋柔氣血以流

腠理以密如是則氣骨以精謹道如法長有天命

陽明脉解篇帝曰足陽明之脉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何也岐伯曰陽明者胃脉也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陽明主肉其脉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惡人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連臟則死連經則生○帝曰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

能也病反能者何也岐伯曰四肢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肢實實則能登高也熱盛於身故棄衣而走也其妄言罵詈不避親踈而歌者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踈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

太陰陽明論帝曰太陽陽明為表裏脾胃脉也生病而異者何也岐伯曰陰陽異位更虛更實更逆更從或從內或從外所從不同故病異名也帝曰願聞其異狀也岐伯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

陽道實陰道虛故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飲食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陽受之則入六腑陰受之則入五臟入六腑則身熱不時臥上為喘呼入五臟則䐜滿閉塞下為飧泄久為腸澼故喉主天氣咽為地氣故陽受風氣陰受濕氣故陰氣從足上行至頭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陽氣從手上行至頭而下行至足故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故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濕者下先受之○帝曰脾病而

四肢不用何也岐伯曰四肢皆禀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於脾乃得禀也今脾病不能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穀氣氣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帝曰脾與胃以膜相連耳而能為之行其津液何也岐伯曰足太隂者三隂也其脉貫胃屬脾絡嗌故太隂為之行氣於三隂陽明者表也五臟六腑之海也亦為之行氣於三陽臟腑各因其經而受氣於陽明故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

得稟水穀氣日益以衰陰道不利筋骨肌肉無氣以生故不用焉

藏氣法時論曰脾病者身重善肌肉痿足不收行善瘈脚下痛虛則腹滿腸鳴飧泄食不化取其經太陰陽明少陰血者○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病在脾愈於秋秋不愈甚於春春不死持於夏起於長夏禁溫食飽食濕地濡衣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苦瀉之甘補之

五邪篇曰邪在脾胃則病肌肉痛陽氣有餘陰氣不足則熱中善饑陽氣不足陰氣有餘則寒中腸鳴腹痛陰陽俱有餘若俱不足則有寒有熱皆調於三里

水熱穴論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

本病論曰飲食勞倦即傷脾

邪氣臟腑病形篇曰有所擊仆若醉入房汗出當風則傷脾

病能論曰人迎者胃脉也逆而盛則熱聚於胃口而不
行故胃脘為癰也
經水篇曰足陽明五臟六腑之海也其脉大血多氣盛
熱壯刺此者不深弗散不留不瀉也
痿論帝曰論言治痿者獨取陽明何也岐伯曰陽明者
五臟六腑之海主潤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也
衝脉者經脉之海也主滲灌谿谷與陽明合於宗筋
陰陽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街而陽明為之長故屬於

帶脉而絡於督脉故陽明虚則宗筋縱帶脉不引故足痿不用也

本輸篇曰下三里三寸為巨虚上廉復下上廉三寸為巨虚下廉也大腸屬上小腸屬下足陽明胃脉也大腸小腸皆屬於胃是足陽明也

玉版篇曰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氣血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氣血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臟六腑之大絡也迎而

奪之而已矣

論脾胃

脾胃爲水穀之海得後天之氣也何也蓋人之始生本乎精血之原人之既生由乎水穀之養非精血無以立形體之基非水穀無以成形體之壯精血之司在命門水穀之司在脾胃故命門得先天之氣脾胃得後天之氣也是以水穀之海本賴先天爲之主而精血之海又必賴後天爲之資故人之自生至老凡先

天之有不足者但得後天培養之力則補天之功亦可居其強半此脾胃之氣所關於人生者不小且先天如朝庭後天如司道執政在先天布政在後天故人自有生以後無非後天為之用而形色動定一無胃氣之不可故經曰平人之常氣禀於胃胃者平人之常氣也人無胃氣曰逆逆者死又曰人以水穀為本人絕水穀則死脉無胃氣亦死正以人之水穀即土氣也萬物無土皆不可故土居五行之中而王於

四季即此義也由此推之則凡胃氣之關於人者無所不至即臟腑聲色脉候形體無不皆有胃氣胃氣若失便是凶候如五臟胃氣之病則凡氣短氣奪而聲啞喘急者此肺之胃敗也神䰟失守昏昧日甚而畏寒異常者此心之胃敗也躁擾煩劇囊縮痙強而恐懼無已者此肝膽之胃敗也脹滿不能運飲食不能入肉脫痰壅而服藥不應者此脾之胃敗也關門不能禁水泉不能化熱蒸不能退骨痛之極不能解

者此腎之胃敗也又如五色之有胃氣者無論青紅黑白皆宜兼蒼黄明潤若色赤如赭或如衃血色青如藍或如草滋色白如鹽或如枯骨色黄如枳實或如黄土色黑如炲或如地蒼而加之沉晦是皆五色之胃敗也又如五色之有胃氣者經曰脉弱以滑是有胃氣脉實以堅謂之益甚脉逆四時為不可治故無論浮沉遲數皆宜兼見緩滑方是脉中之胃氣若見但弦但鈎但毛但石但代或弦搏之極而全無和

氣或微渺之極而全無神氣總云眞臟之見是皆五脉之胃敗也不獨此也即如情性氣質亦無不關於胃氣蓋土性厚重而輕薄者少胃氣土色蒼固而夭嫩者少胃氣是可知土氣為萬物之源胃氣為養生之主胃強則強胃弱則衰有胃則生無胃則死是以養生家必當以脾胃為先而凡脾胃受傷之處所不可不察也蓋脾胃之傷於外者惟勞倦最能傷脾脾傷則表裏相通而胃受其困者為甚脾胃之傷於内

者惟思憂忿怒最為傷心心傷則母子相關而化源
隔絶者為甚此脾胃之傷於勞倦情志者較之飲食
寒暑為更多也故經曰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
曲女子不月其傳為風消其傳為息賁者死不治再
此之外則脾胃屬土惟火能生故其本性則常惡寒
喜煖使非真有邪火則寒涼之物最宜慎用實所以
防其微也若待受傷救之能無晚乎此脾胃之傷於
寒涼生冷者又飲食嗜好之最易最多者也故昔有

柳公度者善於攝生或問其致壽之術則曰我無他也但不以氣海熟生物煖冷物亦不以元氣佐喜怒耳此得善養脾胃之道所以便能致壽故凡欲察病者必須先察胃氣凡欲治病者必須當看胃氣胃氣無損諸可無慮奈何今之醫家習矣不察初不知元氣胃氣為何物動輒止知攻病開口便云有火以致敗人胃氣絶人穀氣者不可勝紀殊不知病之與命孰為輕重正之與邪孰為緩急知此中的確之用孰

者宜先孰者宜後自有標本一定之理原非可以意凑猜摸者也世有庸流每借竊一二成語東扯西拽以似為是偏執惑亂欺人誤人倘不幸遇之而不能燭其真偽其亦命之使然乎悲夫悲夫

論東垣脾胃論

人以水穀為本故脾胃為養生之本惟東垣獨知其義發為脾胃論曰歷觀内經諸篇而參考之則元氣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氣無所傷而後能滋養元氣若胃

氣之本弱飲食自倍則脾胃之論既傷而元氣亦不能充此諸病之所由生也因引内經之義如生氣通天論曰蒼天之氣清淨則志意治順之則陽氣固雖有賊邪弗能害也陽氣者煩勞則張故蒼天之氣貴清淨陽氣惡煩勞此病從脾胃生者一也又引五常政大論曰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陰精所奉謂脾胃既和穀氣上升春夏令行故其人壽陽精所降謂脾胃不和穀氣下流收藏令行故其人夭

此病從脾胃生者二也又引六節藏象論曰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此至陰之類通於土氣凡十一藏者皆取決於膽也夫膽者少陽春生之氣春氣升則萬化安故膽氣春升則餘藏從之膽氣不升則飱泄腸澼不一而起此病從脾胃生者三也又引本論曰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此之謂氣者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氣或乖錯人何以生此病從脾

胃生者四也夫内傷脾胃乃傷其氣外感風寒乃傷其形傷其外為有餘有餘者瀉之傷其内為不足不足者補之内傷不足之病苟誤認作外感有餘之病而反瀉之則虚其虚也實實虚虚如此死者醫殺之耳然則奈何惟當以辛甘温之劑補其中而升其陽甘寒以瀉其火則愈矣經曰勞者温之損者温之又曰温能除大熱大忌苦寒之藥諸如此論皆東垣獨得之見也兹察其所謂蒼天貴清淨陽氣惡煩勞者

此指勞倦之為病也所謂收藏令行故其人夭者此指陰盛陽衰之為病也所謂春氣升則萬物安者此指降則無生之為病也所謂氣或乖錯人何以生者此指陽氣受傷之為病也東垣此言其垂惠後世開導末學之功誠非小矣獨怪其前論中又有矛盾之談如曰飲食失節寒溫不適脾胃乃傷此固喜怒憂恐損耗元氣資助心火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者下焦包絡之火元氣之賊也火與元氣不兩立火勝

則乘其土位此所以為病若此數語則大見矛盾矣

第觀其前四條則總慮陽氣之受傷也故曰大忌苦

寒之藥此一節又云火勝之為病更當何法以治之

且所云喜怒憂恐損傷元氣資助心火火勝則乘其

土位此何說也夫元氣既損多見生陽日縮神氣日

消何以反助心火脾胃屬土得火則生何謂火勝則

乘其土位且人之元氣本貴清和寒固能病熱亦能

病然熱傷元氣而因勞動火者固常有之此自不得

不得清補若因勞犯寒而寒傷脾胃者尤酷尤甚此可槩言為火乎第熱證顯而寒證隱故熱證易見而寒證不之覺也真熱證猶易辨而假熱證尤不易辨也矧元氣屬陽火其類也而熱為同氣邪猶可制陰為陽賊寒其仇也而生機被伐無不速亾故經云少火生氣未聞少寒生氣也又云避風如避箭未聞避熱如避箭也由此觀之則何不曰寒與元氣不兩立而反云火與元氣不兩立乎兹舉火字特以為言致

令後生之妄言火者反盡怨東垣前四條之格言而單執不兩立之說用為治火之成案是東垣戒之而反以誨之此其白璧之瑕余實不能不為東垣惜也及再考東垣之方如補中益氣湯升陽益胃湯黄芪人參湯清暑益氣湯等方每用升柴此即其培養春生之意而每用芩連亦即其制伏火邪之意第以二三分之芩連固未必即敗陽氣而以五七分之參术果即能斡旋元氣乎用是思及仲景見其立方之則

用味不過三四品用數每至二三兩且人之氣血本大同疾病多相類而仲景之方大而簡東垣之方小而襍何其懸絶一至如此此其中要必有至道存焉竊以後學固不敢直判其孰是孰非而私心嚮往則不能不奪壤於其間也○一脾胃三方有論在前飲食門

論治脾胃

脾胃有病自宜治脾然脾為土臟灌溉四傍是以五臟

中皆有脾氣而脾胃中亦皆有五臟之氣此其互為相使有可分而不可分者在焉故善治脾者能調五臟即所以治脾胃也能治脾胃而使食進胃強即所以安五臟也今人止知參苓枳术麴查麥芽神麯厚朴之類乃為脾胃之藥而不知風寒濕熱皆能犯脾飲食勞倦皆能傷脾如風邪勝者宜散之則麻黄桂枝柴胡乾葛之類皆是也寒邪勝者宜温之則桂附乾薑丁香茱萸之類皆是也熱邪勝者宜寒之則芩

連知柏梔子石膏之類皆是也濕邪勝者宜燥之則蒼朮白朮半夏豬苓之類皆是也飲食停積者宜行之則三稜蓬朮大黄芒硝之類皆是也勞倦內傷者宜補之則人參黄芪白朮杜仲之屬皆是也然臟腑雖分十一而同有陰陽同此血氣矧太陰常多血少氣陽明常多血多氣使此中之血瘀則承氣抵當之類總屬脾胃之藥使此中之血虚則四物五物理陰五福之類又孰非脾胃之藥乎再若五臟之邪皆通

脾胃如肝邪之犯脾者肝脾俱實單平肝氣可也肝強脾弱舍肝而救脾可也心邪之犯脾者心火熾盛清火可也心火不足補火以生脾可也肺邪之犯脾者肺氣壅塞當泄肺以蘇脾之滯肺氣不足當補肺以防脾之虛腎邪之犯脾者脾虛則水能反尅救脾為主腎虛則啟閉無權壯腎為先至若胃司受納脾主運化若能納而不化此脾虛之兆易見若既不能納又不能運此脾胃之氣俱已大虧即速用十全大

補六味回陽等劑尤恐不及而尚欲以查苓枳术之類冀為脾胃之永賴乎是以脾胃受傷但使能去傷脾者即俱是脾胃之藥此中理奥𢦤圓姑舉此以見其槩而隨宜應變誠有非言能盡悉者且諸藥入口必先入胃而後行及諸經若妄用相妨相碍等物亦豈有既入其腑能不先犯脾胃而竟走他臟者乎倘不明此理而徒執一二成方曰此可攻邪此可健胃則其胸次可知矣

述古共三條

徐東臯曰百凡治病胃氣實者攻之則去而疾恒易愈胃氣虛者攻之不去葢以本虛攻之則胃氣益弱反不能行其藥力而病所以自如也非藥不能去病亦以主氣不行藥力故也若峻攻之則元氣傷而病益甚若不知機攻盡元氣則死矣如虛熱者服寒涼之藥而熱反甚何也經曰服寒而反熱者奈何岐伯曰治其王氣是以反也若胃氣不虛雖有病者不攻自

愈故中醫用藥亦常效焉觀夫藜藿野人之病嘗不藥自愈可知矣故曰治病不察脾胃之虚實不足以為太醫

又曰漢張仲景著傷寒論專以外傷為法其中顧盼脾胃元氣之秘世醫鮮有知之者觀其少陽證小柴胡湯用人參則防邪氣之入三陰或恐脾胃稍虚邪乘而入必用人參甘草固脾胃以克元氣是外傷未嘗忘内因也至於陽毒升麻湯人參敗毒散化斑湯黄

連湯白通湯理中湯炙甘草湯橘皮湯五味子湯括蔞根湯建中等湯未嘗不用參芪以治外感可見仲景公之立方神化莫測或者只以外傷是其所長而内傷非所知也此誠不知公者也何今世之醫不識元氣之旨惟見王綸䧟著戒用人參之謬說執泥不移樂用苦寒攻病之標致誤蒼生死於非命抑何限耶間有病家疑信相半兩勿之從亦但不速其死耳直以因循俟其元氣自盡終莫之救而致斃者可謂

知乎况斯世斯時人物劇繁禀氣益薄兼之勞役名利之場甚至蹈水火而不知恤躭酒色以竭其真不謂内傷元氣吾弗信也觀其襍病稍用攻擊而脾胃遂傷甚則絶穀而死者皆可類推矣

脾胃論列方

理中湯熱一　　理陰煎新熱三

十全大補湯補二十　　四物湯補八

五福飲新補六　　建中等湯補二二後

白通湯熱一四六　五物煎新因三
括蔞根湯散百七　化斑湯寒三
橘皮湯和二九八　六味回陽飲新熱二
黃連湯寒百三　炙甘草湯熱四四
人參敗毒散散三六　抵當湯攻三七
五味子湯補五八　陽毒升麻湯散百六
承氣湯攻一　小柴胡湯散十九

論外備用方

歸脾湯補三三　二陳湯和一
五味異功散補四　煨腎丸補一四八能消穀
平胃散和十七　加味四君子湯補二
胃苓湯和百九十　四君子湯補一
加味枳朮丸和八三　啟脾丸和八六行滯
六君子湯補五　養胃進食丸和八九
人參散和二百六十虛寒　大健脾丸和八五
藿香正氣散和二十寒滯　安脾散熱六八虛寒不化

大七香丸和一三一 氣寒　丁香茯苓湯熱六四 溫胃行滯

九寶丹熱一四四 溫理脾胃　大半夏湯和十一 痰飲

藿香安胃散熱七二 脾虛氣滯　大和餅小九

參苓白朮散補五五　木香人參枳朮丸和八二

和中丸和八八 溫脾胃　參朮健脾丸和六四 虛滯

八味湯熱一四二 虛寒氣滯　溫胃湯熱十二 煖胃和中

眩運

經義

口問篇曰上氣不足腦為之不滿耳為之苦鳴頭為之苦傾目為之眩

衛氣篇曰下虛則厥下盛則熱上虛則眩上盛則熱痛

海論曰髓海有餘則輕勁多力自過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胻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臥

五臟生成篇曰徇蒙招尤目瞑耳聾下實上虛過在足少陽厥陰甚則入肝

脉要精微論曰浮而散者為眴仆

決氣篇曰精脫者耳聾氣脫者目不明

厥論曰巨陽之厥則腫首頭重足不能行發為眴仆

經脉篇曰督脉實則脊強虛則頭重高揺之○五陰氣俱絶則目系轉轉則目運目運者為志先死志先死則遠一日半死矣

至真要大論曰諸風掉眩皆屬於肝○太陽司天民病善悲時眩仆○太陽之復頭痛善悲時眩仆食減

氣交變大論曰歲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飱

泄食減甚則忽忽善怒眩冒巔疾

六元正紀大論曰木鬱之發甚則耳鳴眩轉目不識人

善暴僵仆

論證共四條

眩運一證虛者居其八九而兼火兼痰者不過十中一

二耳原其所由則有勞倦過度而運者有饑飽失時

而運者有嘔吐傷上而運者有泄瀉傷下而運者有

大汗亡陽而運者有眩目驚心而運者有焦思不釋

而運者有被毆被辱氣奪而運者有悲哀痛楚大呼大呼而運者此皆傷其陽中之陽也又有吐血衄血便血而運者有癰膿大潰而運者有金石被傷失血痛極而運者有男子縱慾氣隨精去而運者有婦女崩淋産後去血而運者此皆傷其陰中之陽也再若大醉之後濕熱相乘而運者傷其陰也有大怒之後木肆其強而運者傷其氣也有痰飲留中治節不行而運者脾之弱也此亦有餘中之不足也至若年老

精衰勞倦曰積而忽患不眠忽苦眩運者此營衛兩虛之致然也由此察之虛實可辨矣即如內經之言亦無非言虛而何後世諸家每多各逞臆說其於病情經義果相合否指南若此後學能無誤乎因摘其尤者悉之如左

一河間之論眩運獨取至真要大論一句曰諸風掉眩皆屬肝木風主動故也所謂風氣甚而頭目眩運者由風木旺必是金衰不能制木而木復生火風火皆

屬陽陽主乎動兩動相摶則為之旋轉故火本動也焰得風則自然旋轉也此釋風木之義固然似矣然不知至真要論之言乃言運氣臓氣所屬之理非所以悉眩運之病情也必若口問篇衛氣篇決氣篇經脉篇海論篇義方為最切最近之論何河間一無引證而獨言風火二字以該眩運一證豈無失乎○又若丹溪之論眩運曰痰在上火在下火炎上而動其痰也此證屬痰者多盖無痰不能作眩雖因風者

亦必有痰挾氣虛者亦宜治痰為主兼用補氣降火之藥若據此論則凡屬眩運無非痰證也何軒岐之言絶然不及痰飲而但曰上氣不足頭為之苦傾目為之眩曰上虛則眩曰督脉虛則頭重高摇之曰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而眩冒凡此者豈皆痰證耶又若余前章所列諸證無非眩運之由此豈皆痰證耶故在丹溪則曰無痰不能作眩當以治痰為主而兼用他藥余則曰無虛不能作眩當以治虛為主而酌

無其標孰是孰非余不能必姑引經義以表其大意如此尚俟明者正之

一頭痛之病上實證也頭眩之病上虛證也故內經分別甚明曰頭痛巔疾上實下虛又曰上實下虛為厥巔疾此以邪氣在上所以為痛故曰上實也至若眩運之病則曰上氣不足又曰上虛則眩未聞言上之實也而後世諸家如嚴用和楊仁齋輩有曰結而為飲隨氣上逆者有曰疲勞過度下虛上實者有曰腎

家不能納氣使諸家氣逆奔而上者即如朱丹溪亦曰痰在上火在下凡此皆言上實也何與内經相反若此噫此實後人之不明耳夫眩運之證或為頭重或為眼黑或為腦髓旋轉不可以動求其言實之由不過為頭重者為上實而不知頭本不重於往日而惟不勝其重者乃甚於往日耳上力不勝陽之虛也豈上實乎又何氣不歸元及諸氣逆奔之有蓋上實者宜降宜抑上虛者最不宜再伐生氣此上實上虛

之旨有不可不辨而誤則害矣

一頭眩有大小之異總頭眩也於此察之可得虛實之情矣何以言之如今人之氣禀薄弱者無論少壯或於勞倦或於酒色之後每忽有耳鳴如磬或頭眩眼黑倏頃而止者乃人所常有之事至於中年之外多見眩仆卒倒等證亦人所常有之事但忽運而忽止者人皆謂之頭運眼花卒倒而不醒者人必謂之中風中痰不知忽止者以氣血未敗故旋見而旋止即

小中風也卒倒而甚者以根本旣虧故遽病而難復即大頭眩也且必見於中年之外而較之少壯益又可知於此察之則其是風非風是痰非痰而虛實從可悟矣何今人不識病機但見眩仆不語等證無不謂之風痰而非消即散吾恐幾微之氣有不堪再加剷削矣深可悲也

論治共三條

一頭眩雖屬上虛然不能無涉於下蓋上虛者陽中之

陽虛也下虛者陰中之陽虛也陽中之陽虛者宜治其氣如四君子湯五君子煎歸脾湯補中益氣湯如兼嘔吐者宜聖术煎大加人參之類是也○陰中之陽虛者宜補其精如五福飲七福飲左歸飲右歸飲四物湯之類是也○然伐下者必枯其上滋苗者必灌其根所以凡治上虛者猶當以兼補氣血為最如大補元煎十全大補湯及諸補陰補陽等劑俱當酌宜用之

一眩運證凡有如前論首條所載病源者當各因其證求而治之其或有火者宜兼清火有痰者宜兼清痰有氣者宜兼順氣亦在乎因機應變然無不當以治虛為先而兼治為佐也

一古法之治眩運亦有當察者丹溪曰濕痰者多宜二陳湯火者加酒芩挾氣虛者相火也治痰為先挾氣藥降火如東垣半夏白朮天麻湯之類○眩運不可當者以大黃酒炒為末茶湯調下○火動其痰用二

陳加黄芩蒼朮羌活散風行濕附録曰有早起眩運須臾自定日以爲常者正元散下黒錫丹○傷濕頭運腎着湯加川芎名除濕湯○有痰者青州白丸子愚謂古法之治眩運如半夏白朮天麻湯治脾痰也二陳湯加黄芩治熱痰也青州白丸子治風痰寒痰也腎着湯治濕痰也此外如大黄末之治眩運不可當惟痰火上壅者宜之黒錫丹之重墜惟氣實於上者宜之第恐眩運一證實痰實火者無幾而亦非上

盛之病此古方之有宜否用者不可不審

述古

劉宗厚云眩暈一證人皆稱為上實下虛所致而不明言其所以然之故蓋所謂虛者血與氣也所謂實者痰涎風火也原病之由有氣虛者乃清氣不能上升或汗多亡陽而致當升陽補氣有血虛者乃因亡血過多陽無所附而然當益陰補血此皆不足之證也有因痰涎鬱遏者宜開痰導鬱重則吐下有因風火

所動者宜清上降火若因外感而得者此皆有餘之證也世有所謂氣不歸元而用丹藥鎮墜沉香降氣之法葢香竄散氣丹藥助火其不歸之氣豈能因此而復即内經所謂治病必求其本氣之不歸求其本而用藥則善矣

吐法新按

先君壽峰公少壯時頗好飲因致酒病自四旬之外遂絶戒不飲後至七旬因除夜之樂飲一小杯而次早

眩暈不能起先君素善吐法有記在痰飲門因吐去清痰而眩運頓愈原其所由則一杯之酒何遽為痰不過以惡酒之臟而忽被酒氣則真陰清氣為之淆亂而然吐去痰飲酒氣可除吐能升氣清陽可復此非治痰而實以治亂耳故志此以見其義

眩暈論列方

五福飲新補六　七福飲新補七

四君子湯補一　四物湯補八

論外備用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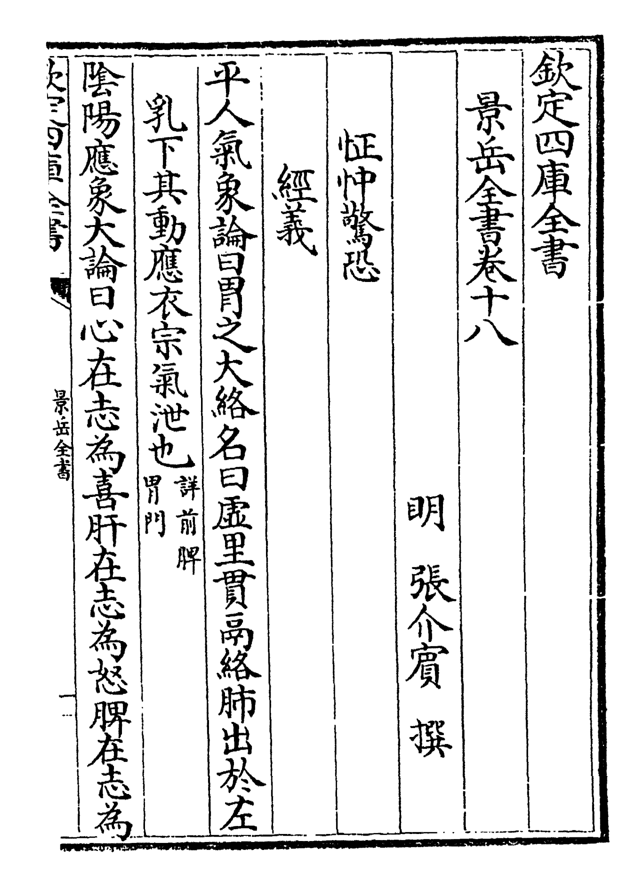
參附湯補三八　　朮附湯補四二

益氣補腎湯補百四 氣虛　　玉液湯和九六 痰暈

祛痰丸和百三 風痰　　苓桂朮甘湯和三六 虛痰運

養正丹熱一八九 痰涎上盛　　芎朮湯熱五十 寒濕眩暈

景岳全書卷十七



景岳全書卷十八

明 張介賓 撰

怔忡驚恐

經義

平人氣象論曰胃之大絡名曰虛里貫鬲絡肺出於左乳下其動應衣宗氣泄也（詳前脾胃門）

陰陽應象大論曰心在志為喜肝在志為怒脾在志為

思肺在志為憂腎在志為恐

金匱真言論曰東方色青入通於肝其病發驚駭

脉解篇曰陽明所謂甚則厥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者陽氣與陰氣相薄水火相惡故惕然而驚也

舉痛論曰驚則氣亂○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矣

六元正紀大論曰少陰所至為驚惑惡寒戰慄譫妄○少陽所至為驚躁瞀昧暴病

五常政大論曰委和之紀其發驚駭

真要大論曰少陽之復大熱將至驚瘛欬衄心熱煩躁○陽明之復清氣大舉甚則入肝驚駭筋攣○諸病胕腫疼酸驚駭皆屬於火

陰陽別論曰二陽一陰發病主驚駭背痛

大奇論曰肝脉驚暴有所驚駭○二陰急為癎厥二陽急為驚○脉至如數使人暴驚三四日自已

陰陽應象大論曰腎在志為恐恐傷腎思勝恐

藏象法時論曰肝虛則目𥉂𥉂無所見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

舉痛論曰恐則氣下○恐則精却却則上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矣

本神篇曰恐懼者神蕩憚而不收○心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破䐃脫肉毛悴色夭死於冬○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精傷則骨痠痿厥精時自下

邪氣臟腑病形篇曰愁憂恐懼則傷心

壽夭剛柔篇曰憂恐忿怒傷氣

五臟生成篇曰肝氣虛則恐實則怒

調經論曰神有餘則笑不休神不足則悲○血有餘則怒不足則恐

論怔忡

怔忡之病心胸築築振動惶惶惕惕無時得寧者是也然古無是名其在內經則曰胃之大絡名曰虛里出於左乳下其動應衣宗氣泄也在越人仲景則有動

氣在上下左右之辨云諸動氣皆不可汗下也凡此者即皆怔忡之類此證惟陰虛勞損之人乃有之盖陰虛於下則宗氣無根而氣不歸源所以在上則浮撼於胸臆在下則振動於臍旁虛微者動亦微虛甚者動亦甚凡患此者速宜節慾節勞切戒酒色凡治此者速宜養氣養精培補根本若或誤認為痰火而妄施清利則速其危矣○外傷寒門論下條附有動氣辨宜參證之

論驚恐

驚有二證有因病而驚者有因驚而病者如東方色青入通於肝其病發驚駭及傷寒陽明證聞木音則惕然而驚之類此則或因歲火之盛或因歲木之衰或因風熱之相搏或因金木之相制是當察客邪以兼治其標若因驚而病者如驚則氣亂而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慮無所定之類此必於聞見奪氣而得之是宜安養心神滋培肝膽當以專扶元氣為主治此固

二者之辨然總之主氣強者不易驚而易驚者必肝膽之不足者也故雖有客邪亦當知先本後標之義○又如驚則氣亂恐則氣下驚恐雖若同類而不知恐之傷人尤甚於驚何也蓋驚出於暫而暫者即可復恐積於漸而漸者不可解甚至心怯而神傷精却則陰痿日消月縮不亡不已此非大勇大斷者必不能拔去其病根徒資藥力不易及也予嘗治暴驚者十愈其八九治恐懼者十不得其一二

論治共三條

凡治怔忡驚恐者雖有心脾肝腎之分然陽統乎陰心本乎腎所以上不寧者未有不由乎下心氣虛者未有不因乎精此心脾肝腎之氣名雖有異而治有不可離者亦以精氣互根之宜然而君相相資之全力也然或宜先氣而後精或宜先精而後氣或兼熱者之宜清或兼寒者之宜煖此又當因其病情而酌用之故用方者宜圓不宜鑿也

一心脾血氣本虚而或為怔忡或為驚恐或偶以大驚猝恐而致神志昏亂者俱宜七福飲甚者大補元煎○命門水虧真陰不足而怔忡不已者左歸飲○命門火虧真陽不足而怔忡者右歸飲○三陰精血虧損陰中之陽不足而為怔忡驚恐者大營煎或理陰煎○若水虧火盛煩躁熱渴而怔忡驚悸不寧者二陰煎或加減一陰煎○若思鬱過度耗傷心血而為怔忡驚悸者逍遥飲或益營湯○若寒痰停蓄心下

而怔忡者薑朮湯

一心虛血少神志不寧而驚悸者養心湯或寧志丸或十四友丸○若因驚失志而心神不寧者寧志膏或遠志丸○心血不足肝火不清血熱多驚者硃砂安神丸○心神虛怯微兼痰火而驚悸者八物定志丸○心氣鬱滯多痰而驚者加味四七湯○痰迷心竅驚悸者溫膽湯或茯苓飲子甚者硃砂消痰飲○風熱生痰上乘心膈而驚悸者簡要濟衆方○若大恐

大懼以致損傷心脾腎氣而神消精却飲食日減者必用七福飲理陰煎或大營煎或大補元煎之類酌宜治之然必宜洗心滌慮盡釋病根則庶可保全也

怔忡論列方

七福飲新補七　大營煎新補十四

大補元煎新補　左歸飲新補二

右歸飲新補三　加減一陰煎新補九

寧志丸補百十五　遠志丸補百十四

論外備用方

歸脾湯 補三三

人參養營湯 補二一

定志丸 補百十七 通心氣

心腎丸 補百十三 心腎俱虛

加味四君子湯 補二 補脾肺

遠志飲子 補九十 溫補心氣

天王補心丹 補百九 除驚悸

人參丸 補百六 固精安神

開心散 補八三

秘傳酸棗仁湯 補八六 補心氣

歸神丹 和三五九 風痰虛驚

酸棗仁湯 補八五 清心養心

平補鎮心丹 補百十一 鎮心養心

十味溫膽湯 和一五三 心虛遺精

龍腦雞酥丸 和三七二 虛火煩熱

不寐

經義

邪客篇帝曰夫邪氣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卧出者何氣使然伯高曰五穀入於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為三隧故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脉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脉化以為血以榮四末内注五臓六腑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

悍氣之慓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臟六腑今厥氣客於五臟六腑則衛氣獨衛其外行於陽不得入於陰行於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蹻陷不得入於陰陰虛故目不瞑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補其不足瀉其有餘調其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已調其臥立至

大惑論帝曰病不得臥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不得

入於陰常留於陽留於陽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蹻盛不得入於陰則陰氣虛故目不瞑矣○帝曰病目而不得視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留於陰不得行於陽留於陰則陰氣盛陰氣盛則陰蹻滿不得入於陽則陽氣虛故目閉矣○帝曰人之多卧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人腸胃大而皮膚濕而分肉不解焉腸胃大則衛氣留久皮膚濕則分肉不解其行遲夫衛氣者晝日常行於陽夜行於陰故陽氣盡則卧陰氣

盡則寤故腸胃大則衛氣行留久皮膚濕分肉不解則行遲留於陰也久其氣不精則欲瞑故多臥矣○其腸胃小皮膚滑以緩分肉解利衛氣之留於陽也久故少瞑焉○帝曰其非常經也卒然多臥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邪氣留於上焦上焦閉而不通已食若飲湯衛氣留久於陰而不行故卒然多臥焉帝曰善治此諸邪奈何岐伯曰先其臟腑誅其小過後調其氣盛者瀉之虛者補之必先明知其形志之苦樂定

乃取之

口問篇帝曰人之欠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晝日行於陽夜半則行於陰陰者主夜夜者臥陽者主上陰者主下故陰氣積於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瀉足少陰補足太陽

寒熱病篇曰陰蹻陽蹻陰陽相交陽入陰陰出陽交於目銳眥陽氣盛則瞋目陰氣盛則瞑目

衛氣行篇曰平旦陰盡陽氣出於目目張則氣上行於頭夜行於陰則復合於目故為一周

營衛生會篇曰夜半為陰隴夜半後而為陰衰平旦陰盡而陽受氣矣日中為陽隴日西而陽衰日入陽盡而陰受氣矣夜半而大會萬民皆卧命曰合陰平旦陰盡而陽受氣如是無已與天地同紀○帝曰老人之不夜瞑者何氣使然少壯之人不晝瞑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壯者之氣血盛則肌肉滑氣道通營衛之

行不失其常故晝精而夜瞑老者之氣血衰其肌肉枯氣道濇五臟之氣相搏其營氣衰少而衛氣內伐故晝不精夜不瞑

水熱穴論曰故水病下為胕腫大腹上為喘呼不得臥者標本俱病

評熱病論曰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欬甚上迫肺也○諸水病者故不能臥臥則驚驚則欬甚也

太陰陽明論曰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飲食不節起居

不時者隂受之陽受之則入六腑隂受之則入五臟入六腑則身熱不時臥上為喘呼入五臟則䐜滿閉塞下為飱泄久為腸澼

逆調論曰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是陽明之逆也足三陽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陽明者胃脉也胃者六腑之海其氣亦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臥也下經曰胃不和則臥不安此之謂也○夫不得臥臥則喘者是水氣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

也腎者水藏主津液主臥與喘也○帝曰人之不得偃臥者何也岐伯曰肺者臟之盖也肺氣盛則脉大脉大則不得偃臥

論證共三條

不寐證雖病有不一然惟知邪正二字則盡之矣盖寐本乎陰神其主也神安則寐神不安則不寐其所以不安者一由邪氣之擾一由營氣之不足耳有邪者多實證無邪者皆虚證凡如傷寒傷風瘧疾之不寐

者此皆外邪深入之擾也如痰如火如寒氣水氣如飲食忿怒之不寐者此皆内邪滞逆之擾也舍此之外則凡思慮勞倦驚恐憂疑及别無所累而常多不寐者總屬真陰精血之不足陰陽不交而神有不安其室耳知此二者則知所以治此矣

飲濃茶則不寐心有事亦不寐者以心氣之被伐也盖心藏神為陽氣之宅也衛主氣司陽氣之化也凡衛氣入陰則静静則寐正以陽有所歸故神安而寐

也而濃茶以陰寒之性大制元陽陽為陰抑則神索不安是以不寐也又心為事擾則神動神動則不靜是以不寐也故欲求寐者當養陰中之陽及去靜中之動則得之矣

一凡治病者服藥即得寐此得效之徵也正以邪居神室臥必不寧若藥已對證則一匕入咽羣邪頓退盜賊甫去民即得安此其治亂之機判於頃刻藥之效否即此可知其有誤治妄投者反以從亂反以助虛

必致煩悶懊憹更增不快知者見幾當以此預知之矣

論治

一無邪而不寐者必營氣之不足也營主血血虛則無以養心心虛則神不守舍故或為驚惕或為恐畏或若有所繫戀或無因而偏多妄思以致終夜不寐及忽寐忽醒而為神魂不安等證皆宜以養營養氣為主治○若思慮勞倦傷心脾以致氣虛精陷而為怔

忡驚悸不寐者宜壽脾煎或歸脾湯○若七情內傷血氣耗損或恐畏傷腎或驚懼傷膽神以精虧而無依無寐者宜五福飲七福飲或三陰煎五君子煎擇而用之○若營衛俱傷血氣大壞神魂無主而晝夜不寐者必用大補元煎加减治之○若勞倦傷心脾中氣不足清陽不升外感不解而寒熱不寐者補中益氣湯○若思慮過度心虛不寐而微兼煩熱者養心湯或酸棗仁湯○若焦思過度耗心血動心火而

煩熱乾渴不寐者天王補心丹○若心虛火盛煩亂內熱而怔忡不寐者安神丸○若精血虛耗兼痰氣內蓄而怔忡夜臥不安者秘傳酸棗仁湯痰盛者十味溫膽湯○凡人以勞倦思慮太過者必致血液耗亡神魂無主所以不寐即有微痰微火皆不必顧只宜培養氣血血氣復則諸證自退若兼顧而雜治之則十暴一寒病必難愈漸至元神俱竭而不可救者有矣○予治周公不寐醫按附後三消門

一有邪而不寐者去其邪而神自安也故凡治風寒之邪必宜散如諸柴胡飲及麻黄桂枝紫蘇乾葛之類是也火熱之邪必宜凉如竹葉石膏湯及芩連梔柏之屬是也痰飲之邪宜化痰如温膽湯六安煎導痰湯滚痰丸之屬是也飲食之邪宜消滯如大和中飲平胃散之屬是也水濕之邪宜分利如五苓散五皮散或加金匱腎氣丸之屬是也氣逆之邪宜行氣如排氣飲四磨飲之屬是也陰寒之邪宜温中如理陰

煎理中湯之屬是也諸如此類亦畧舉大概未悉其詳仍當於各門求法治之

徐東皐曰痰水擾亂心神不寧思慮過傷火熾痰鬱而致不眠者多矣有因腎水不足真陰不升而心陽獨亢者亦不得眠有脾倦火鬱不得疏散每至五更隨氣上升而發躁便不成寐此宜用快脾解鬱清痰降火之法也○有體氣素盛偶為痰火所致不得眠者宜先用滚痰丸次用安神丸清心涼膈之類○有體

素弱或因過勞或因病後此為不足宜用養血安神之類○凡病後及婦人產後不得眠者此皆血氣虛而心脾二臟不足雖有痰火亦不宜過於攻治仍當以補養為君或佐以清痰降火之藥其不因病後而不寐者雖以痰火處治亦必佐以養血補虛之藥方為當也

不寐論列方

半夏湯 和十四

三陰煎 新補十

補中益氣湯補三　五福飲新補六
七福飲新補七　天王補心丹補百九
歸脾湯補三三　壽脾煎新熱十六
金匱腎氣丸補一二六　理中湯熱一
理陰煎新熱三　十味溫膽湯和一五三
養心湯補八十　排氣飲新和六
竹葉石膏湯寒六　安神丸寒一四二
四磨飲和五二　五君子湯新熱六

論外備用方

茯苓補心湯補八四多煩　聖愈湯補九一血虛
酸棗仁湯補八七虛熱　琥珀多寐丸補百二十清心養神

三消乾渴

經義

陰陽別論曰二陽之病發心脾其傳為風消○三陽結謂之消

氣厥論曰心移寒於肺肺消肺消者飲一溲二死不治○心移熱於肺傳為膈消

五變篇曰五臟皆柔弱者善病消癉
本藏篇曰五臟脆者皆善病消癉易傷
師傳篇曰中熱消癉則便寒○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
心善饑○胃中熱腸中寒則疾饑小腹痛脹
脉要精微論曰癉成為消中
玉機真藏論曰肝傳之脾病名曰癉風發癉腹中熱煩
心出黄
通評虚實論曰凡治消癉仆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

貴人則膏粱之疾也○帝曰消癉虚實何如岐伯曰
脉實大病久可治脉懸小堅病久不可治
邪氣臟腑病形篇曰心脉肺脉肝脉脾脉腎脉微小皆
為消癉
腹中論帝曰夫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膏粱芳草石
藥石藥發瘨芳草發狂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
今禁膏粱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藥是病不愈願聞
其說岐伯曰夫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其氣

急疾堅勁故非緩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夫熱氣慓悍藥氣亦然二者相遇內恐傷脾脾者土也而惡木服此藥者至甲乙日更論

奇病論帝曰有病口甘者病名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氣之溢也名曰脾癉夫五味入口藏於胃脾為之行其精氣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發也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為消渴治之以蘭除陳氣也

五邪篇曰邪在脾胃則病肌肉痛陽氣有餘隂氣不足則熱中善饑

論證共二條

三消之病三焦受病也上消者渴證也大渴引飲隨飲隨渴以上焦之津液枯涸古云其病在肺而不知心脾陽明之火皆能熏炙而然故又謂之膈消也○中消者中焦病也多食善饑不為肌肉而日加削瘦其病在脾胃又謂之消中也○下消者下焦病也小便

黄赤為淋為濁如膏如脂面黒耳焦日漸消瘦其病在腎故又名腎消也此三消者古人悉認為火證然有實火者以邪熱有餘也有虚火者以真陰不足也使治消證而不辨虚實則未有不誤者矣

一消證有陰陽尤不可不察如多渴者曰消渴善饑者曰消穀小便淋濁如膏者曰腎消凡此者多由於火火盛則陰虚是皆陽消之證也至於陰消之義則未有知之者蓋消者消爍也亦消耗也凡陰陽血氣之

屬曰見消敗者皆謂之消故不可盡以火證為言何以見之如氣厥論曰心移寒於肺為肺消飲一溲二死不治此正以元氣之衰而金寒水冷故水不化氣而氣悉化水豈非陽虛之陰證乎又如邪氣臓腑病形篇言五臓之脉細小者皆為消癉豈以細小之脉而為有餘之陽證乎此内經陰消之義固已顯然言之而但人所未察耳故凡治三消證者必當察其脉氣病氣形氣但見本元虧竭及假火等證必當速救

根本以資化元若但知為火而專務清理未有不陰陽俱敗者矣

論治共五條

凡治消之法最當先辨虛實若察其脉證果為實火致耗津液者但去其火則津液自生而消渴自止若由真水不足則悉屬陰虛無論上中下急宜治腎必使陰氣漸充精血漸復則病必自愈若但知清火則陰無以生而日見消敗益以困矣

一上消善渴中消善饑雖曰上消屬肺中消屬胃然總之火在中上二焦者亦無非胃火上炎而然但當微為分別以治之○若二焦果由實火則皆宜白虎湯主之○若渴多饑少病多在肺者宜人參白虎湯主之○若水虧於下火炎於上有不得不清者宜玉女煎或加減一陰煎之類主之○一云上焦渴是心火刑金所致宜降火清金以蘭香葉白葵花黄柏知母少加升麻以引清氣上升而渴自止此說亦可酌用

一中消火證以善饑而瘦古法直以調胃承氣湯及三黄丸之類主之然既以善饑其無停積可知既無停積則止宜清火豈堪攻擊非有乾結不通等證而用此二劑恐非所宜○若其果屬胃火别無虚證則三補丸玉泉散白虎湯及抽薪飲之類皆可擇而用也

一下消證小便淋濁如膏如油或加煩躁耳焦此腎水虧竭之證古法用六味地黄丸之類主之固其宜矣然以余觀之則亦當辨其寒熱滑澁分而治之庶乎

盡善○若淋濁如膏兼熱病而有火者宜補而兼清以加減一陰煎或補陰丸大補陰丸或六味地黃丸加黃柏知母之類主之○若不消而兼澁者宜補宜利以六味地黃丸之類主之○若下焦淋濁而全無火者乃氣不攝精而然但宜壯水養氣以左歸飲大補元煎之類主之○若火衰不能化氣氣虛不能化液者猶當以右歸飲右歸丸八味地黃丸之類主之○若下焦無火而兼滑者當以固腎補陰為主宜秘

元煎固陰煎及苓朮兎絲丸之類主之

一三消證古人以上焦屬肺中焦屬胃下焦屬腎而多從火治是固然矣然以余論之則三焦之火多有病本於腎而無不由乎命門者夫命門為水火之腑凡水虧證固能為消為渴而火虧證亦能為消為渴者何也蓋水不能濟火則火不歸原故有火遊於肺而為上消者有火遊於胃而為中消者有火爍陰精而為下消者是皆真陰不足水虧於下之消證也〇又

有陽不化氣則水精不布水不得火則有降無升所以直入膀胱而飲一溲二以致泉源不滋天壤枯涸者是皆真陽不足火虧於下之消證也陰虛之消治宜壯水固有言之者矣陽虛之消謂宜補火則人必不信不知釜底加薪氤氳徹頂槁禾得雨生意歸巔此無他皆陽氣之使然也亦生殺之微權也余因消證多虛難堪剥削若不求其斵喪之因而再伐生氣則消者愈消無從復矣故再筆於此用以告夫明者

述古共六條

巢氏病源曰夫消渴者渴不止小便多者是也由少年服五石諸丸散積經年歲石氣結於腎中使人下焦虛熱及至年衰血氣減少不能復制於石石勢獨盛則腎為之燥故上為飲水下為小便不禁也其病變多發癰疽此因石氣留於經絡血澁不行故成癰膿

陳無擇曰消渴屬心故煩心致心火散漫渴而引飲諸脉軟散皆氣實血虛也消中屬脾癉熱減則為消中

消中復有三有因寒中陰勝陽鬱久必為熱中經云脉洪大陰不足陽有餘則為熱中多食數溺為消中陰狂興盛不交精泄則為强中病至强中不亦危乎

消腎屬腎壯盛之時不謹而縱慾房勞年長腎衰多服金石真氣既丧口乾精溢自泄不飲而利經云不渴而小便自利名曰腎消亦曰内消

梁古老人曰能食而渴者白虎加人參湯不能食而渴者錢氏白朮散倍加乾葛治之上中既平不復傳下

消矣前人用藥厥有旨哉

東垣曰高消者舌上赤裂大渴引飲逆調論云心移寒於肺傳為膈消者是也以白虎加人參湯治之○中消者善食而瘦自汗大便硬小便數叔和所謂口乾飲水多食饑虛癉成消中是也以調胃承氣湯三黄丸治之○下消者煩躁引飲耳輪焦溺如膏所謂焦煩水易虧此腎消也以六味地黄丸治之總録所謂末傳能食者必發癰疽背瘡不能食者必傳中膈鼓

脹皆謂不治之證

丹溪曰消渴宜養肺降火生血為主○三消者多屬不生津液宜四物湯為主○上消者本方加五味子人參麥門冬天花粉煎入生藕汁生地黃汁人乳飲酒人加生葛汁○中消者本方加知母石膏滑石以降胃火○下消者本方加黃柏知母熟地黃五味子之類以滋腎水當飲藻絲湯代茶○天花粉消渴神藥也○三焦皆禁用半夏血虛亦忌用口乾咽燥大便

難者亦不宜用汗多者不可用不已必用薑鹽制之

徐東皐曰消渴雖有數者之不同其爲病之肇端則皆

膏粱肥甘之變酒色勞傷之過皆富貴人病之而貧

賤者鮮有也凡初覺燥渴便當清心寡慾薄滋味減

思慮則治可瘳若有一毫不謹總有名醫良劑必不

能有生矣

下消不寐新按

省中周公者山左人也年逾四旬案牘積勞致成羸疾

神困食減時多恐懼自冬春達夏通宵不寐者凡半年有餘而止焦無渴不嗜湯水或有少欲則沃而不行然每夜必去溺二三升莫知其所從來且半皆如膏濁液尫羸至極自分必死及予診視覺其脉猶帶緩肉亦未脫知其胃氣尚存慰以無慮乃用歸脾湯去木香及大補元煎之屬一以養陽一以養陰出入間用至三百餘劑計人參二十斤乃得全愈此神消於上精消於下之證也可見消有陰陽不得盡言為

火姑紀此一按以為治消治不寐者之鑑

三消論列方

白虎湯寒二　玉女煎新寒十五

玉泉散新寒十五　四物湯補八

歸脾湯補三三　秘元煎新固一

固陰煎新固二　抽薪飲新寒三

補陰丸寒百六十　左歸飲新補二

右歸丸新補三　右歸飲新補五

六味丸補一二一　八味丸補一二二

三補丸寒一六二　三黃丸攻六八

大補元煎新補一　大補陰丸寒一五七

人參白虎湯寒三　加減一陰煎新補九

錢氏白朮散小七　苓朮菟絲丸新固五

調胃承氣湯攻三

論外備用方

玉泉丸寒七五熱渴　益元散寒百十二

龍腦鷄穌散 和三七二 虛火煩渴
生脉散 補五七

火府丹 寒百二十 消渴
麦門冬飲子 寒四八 膈消渴

鹿茸丸 補一三五 腎虛消渴
小建中湯 補二二 燥渴

人參養營湯 補二一
天花丸 和百四 消渴

五味子湯 補五九 陰虛渴
人參固本丸 補百七 陰虛渴

天花散 寒七三
地骨皮散 寒七四 壯熱渴

天王補心丸 補百九 乾渴
醍醐膏 和三五三 消渴

加減八味丸 補一二三
益陰腎氣丸 補一二五 陰虛渴

茯苓澤瀉湯 熱七五 反胃消渴

景岳全書卷十八